

叶林生 著

光绪皇帝

黄山
书社

责任编辑：沙宗复

封面设计：方绍武

光绪皇帝

叶林生 著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1 字数：146,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11379.12 定价：1.15元

前 言

人，是复杂的；处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结合点上的光绪皇帝就尤其复杂。正因为如此，光绪帝就成了近百年来中国政治风云中非常敏感的幽灵，常常被召唤出来，任人驱遣。

从1875年走进金銮殿之后，他就被慈禧太后抓在手里，或当作争取权力的利器，或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更多的情况下，则当作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这自然是慈禧“专制政治”的需要。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亡命日本的维新派人物梁启超办了一份《清议报》，他著文颂扬光绪帝是英明果断、“舍身忘位”的绝代伟人，比之日本的明治天皇、俄国的彼得大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个维新派人士容闳则正式授予他一项“爱国的维新党”的桂冠。《光绪朝东华录》的编者朱寿朋则说光绪“开创了亿万年立宪政治的新局面”。真所谓功过尧舜了。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先生笔下，光绪成了五谷不分的“小丑”，甚至是借戊戌变法运动以遂私欲的骗子。结论竟如此悬绝！

其实，政治上的直接需要各不相同，就难免见仁见智，

各执一端。当年，改良派要对抗革命，兜售立宪政治，需
要把光绪当作旗帜；革命派要推翻清王朝，也就要从清王
朝中有影响的皇帝开刀。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曾派清廷的海军副大臣谭学衡出
面，劝说清帝退位。谭对隆裕太后说：“光绪帝首先开创
立宪政治，功德无量。但壮志未酬，含恨而死。请太后赞
成共和，以继承先帝的遗志，流芳百世。”这个时候，光
绪竟然又被高高地抬起来，简直成了创立共和制度的先驱
人物。这无非是袁世凯骗取清王朝权力的需要。

历史人物真是任人装扮的婢女吗？如何来分析光绪的
功过是非？范文澜同志首先摆脱了以往狭隘的政治需要，
指出：光绪皇帝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少有的“勇于接受新思
想”的开明君主。

然而，由于左的干扰，有些同志仍不免常常掉过头去，
指责古人，光绪又被说成“无拳无勇”、不值一谈的封建
帝王。其后，随着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发展，调子也越来越
高，在肯定“农民战争”的同时，光绪帝又沦入“反动
的一帮”：他同慈禧的斗争成了“狗咬狗”，他力主变法是
为了“维护腐朽的清王朝”。到十年动乱时，又有人把这
个死皇帝挖出来，影射比附，贬斥为“卖国主义”、“卖
国贼”，他不幸又成为“阴谋政治”的工具。

在近几年的拨乱反正中，给这个死而不得安宁的皇帝
重新评价是很自然的，他表现的爱国精神、他顺应历史潮
流的进步性逐步得到肯定。但探求其“政治面目”，依然
众说纷纭，或认其为维新派，或说他是洋务派，或认为他

处在向维新派的转变过程中。不过，这已近乎“纯学术”的讨论了。孰是孰非，自然不是凭我的一孔之见所能论定的。

“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事实却是十分必要的。”（列宁）这本小册子的任务就在于罗列一些事实，以求比较全面地观察光绪皇帝的一生。

需要声明的是：因为这本小册子是通俗读物，其中所引的人物对话，乃至诏令、奏折，采用了语体文，请读者谅解。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更兼孤陋寡闻，谬误在所难免，
谨望史学界前辈、同行不吝赐教！

叶林生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兰州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冲龄即位	1
第一节 出生在动乱不安的时代	1
第二节 皇冠落到了头上	5
第三节 立嗣风波	12
第二章 亲政之前	18
第一节 毓庆宫入学	18
第二节 载湫和慈禧	21
第三节 载湫和奕譞	25
第四节 载湫和翁同和	29
第三章 亲政和大婚	35
第一节 慈禧的安排	35
第二节 亲政	43
第三节 大婚前后	48
第四章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53
第一节 光绪在整饬朝政	53
第二节 中日战争爆发和帝后两党	58
第三节 在战争初期	64
第四节 后党的投降阴谋	71

第五节	光绪在挣扎·····	76
第六节	签订了屈辱的和约·····	82
第七节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	89
第八节	光绪的日常生活·····	96
第五章	光绪帝与戊戌变法 ·····	103
第一节	新力量的崛起·····	103
第二节	康有为的奋斗·····	107
第三节	维新思潮的传播·····	113
第四节	光绪的新转变·····	119
第五节	光绪和康有为·····	124
第六节	主持维新运动·····	136
第七节	在戊戌政变之前·····	148
第八节	封建顽固派和维新运动·····	153
第九节	为维新运动获“罪”·····	158
第六章	在义和团运动中 ·····	168
第一节	戊戌余波·····	168
第二节	慈禧集团和义和团运动·····	174
第三节	光绪与庚子议战·····	181
第四节	慈禧集团“宣战”之后·····	191
第五节	西逃·····	197
第六节	光绪在西安·····	206
第七节	回銮·····	211
第七章	光绪在瀛台 ·····	218
第一节	他依然是戊戌当年的光绪·····	218
第二节	瀛台的屈辱生活·····	224

第一章 冲龄即位

第一节 出生在动乱不安的时代

时当炎夏六月，骄阳似火。北京城的天气又闷又热，令人窒息。烈日下的街头，一群一群的外乡饥民或坐或卧，有气无力地呼唤着、呻吟着，伸着干瘦的胳膊向路人乞讨。偶尔，一辆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马车载着碧眼黄发的洋人，由难民群中疾驰而过，驶向东交民巷，车后扬起一路呛人的黄沙。这纷乱景象，正勾画出了那个动乱不安的时代特征。

宣武门内的太平湖畔，却显得十分宁静。湖中荷花盛开，湖边垂柳依依。湖东岸，绿树成荫，古老的松柏，粗大的国槐，参天的白杨，荫庇着声威赫赫的醇亲王府。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一向恬静的醇亲王府突然活跃起来，家人、僮仆奔走相告：王爷的嫡福晋(即夫人)生了贵子。这对位极人臣的醇亲王来说，的确是一件大喜事。他当时虽只三十一岁，年当壮道，然而，由于饱经时代的风霜，已经过早地衰老了。他的长子不幸早

天，膝下无嗣。俗话说“人到中年盼子孙”，在无后即不孝的时代尤其如此，更何况他的爵位、财产都需要有一个继承人呢！他盼子之心就更加急切。现在，他的嫡福晋生了王子，他如愿以偿了，其高兴之情可想而知。他给孩子起名叫载湫，大概是希望儿子象太平湖水那样平平静静地度过一生吧。

载湫，爱新觉罗氏，满清皇族。其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帝旻宁的第七子，咸丰皇帝奕訢的亲兄弟。载湫的母亲叶赫那拉氏是清王朝后期把持一切大权的慈禧皇太后的亲妹妹。他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十足皇族血统的家庭中。

载湫的降生给素来死气沉沉的醇亲王府增添了一点生气。但是，这种欢快气氛却受到了无形的巨大阻遏，令人感到压抑。僮仆、家人们并不敢高声言笑、恣意喧闹。这固然是因为王府的规矩所限，但更主要的却是皇族的规定：每年七月初一祭祀祖宗，事先需“斋戒”三天。载湫出生的这一天恰当“斋戒”期，喜庆新生和哀悼亡灵发生了难以回避的冲突，为庆祝载湫降生的例行“节目”，如大宴宾客、送礼受礼、唱戏等活动有的不得不取消，有的只好秘密进行。

但是，载湫作为王子皇孙，他的一生是同荣华富贵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永远取消生辰庆贺。好在王公贵族们尽管在国家大事上墨守成规，但在这类小事情上却是可以“权宜变通”，乃至移天换日的。“变通”的结果是新生的载湫向祖宗的亡灵作了让步，他的生日向前推移了两天，变为六月二十六日。

这个小小的插曲仿佛是载湫一生的预兆。

载湫的嫡母兼姨母、清廷的实际主宰者慈禧皇太后给这个小生命予以极大的关注。载湫降生不久，就被赐食辅国公的俸禄。这似乎表明，他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必然会是一个重要角色。然而，载湫如何来演这个角色，那就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作用。

载湫出生的时代，正是封建君臣们所大肆渲染的“同治中兴”时期。所谓“中兴”，乃是清政府靠苟且偷安、丧权辱国的办法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且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清政府统治集团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办起了枪炮厂、造船厂、轮船招商局等近代工业企业。在昏愤的统治者眼里，已经“天下太平”，称得起“中兴”了。但是，就在载湫降生的前后几年内，这种“中兴”的底细就全部“亮”出来了。

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强盗决不肯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相安无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入侵我国边疆地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第一次割地狂潮。

同治四年（1865年），在英国和沙俄支持下，中亚浩罕酋长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我国新疆南部，同治六年（1867年）建立伪政权，自立为“大汗”。

同治六年，美国借口失事船员在我国台湾被杀，派兵在台湾南部登陆。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我国新疆伊犁地区。

同治初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国侵占我国友好邻邦越南，企图进一步侵入我国南部地区。

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派兵侵入我国台湾。

同年，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马嘉理奉命为英国“武装探路队”带路，次年二月闯入我国云南地区，开枪行凶，被当地中国居民击毙。英国借“马嘉理事件”，派兵威胁，大肆要挟。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教案”不断发生。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查获天主教堂拐卖人口事件，愤怒的群众打死了首先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法国借端挑衅，调集兵船到中国海口。

同治十二年又发生了四川教案。其后，在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百姓和教民互相攻杀，拆毁教堂的事屡有发生。

对此，清政府一再妥协、赔款，进一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捐税一增再增，除了盘剥工商业的厘金之外，又创立了米捐、官捐、商债等等。

外困于列强侵夺，内迫于民生凋敝，这不能不直接冲击清王朝的统治，末代封建王朝已经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危机之中。

载湫在这个时代降生到爱新觉罗家族，一出世就落到了社会矛盾的中心，可以断言，他的一生绝不会象醇王府

畔的太平湖那么太平。

第二节 皇冠落到了头上

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古老的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危险”，中国人民在呻吟，中华民族在挣扎。客观形势要求统治者有所作为，以挽救危局。但是，清廷内部，把持一切实权的慈禧集团却醉生梦死，正为夺取最高权力费尽心机。年幼的载湫不幸成为慈禧阴谋活动的工具。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下午，北风凛冽，寒气逼人，夕阳透过云层，在养心殿的鸱吻上投下了一缕冷冰冰的光芒，便匆匆隐入西山顶端，暮色迅速地笼罩了北京城。就在这个时刻，因患天花发生病变的同治帝载淳，在养心殿东暖阁中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载淳是慈禧唯一的亲生儿子，年仅十九岁便不幸早死，慈禧应当是十分悲痛的。然而，她毕竟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在这个时候，她不曾被缠绵的亲子之情征服。面对横陈御榻的死尸，她不会忘记儿子身后的巨大空缺。在载淳卧病的几个月中，虽然这位皇太后筹划已熟，成竹在胸，但此时此刻，同治帝既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采取行动就刻不容缓了。在公布皇帝的死讯之前，她第一步先要解决“立嗣大计”。

高高的宫墙外边，王公大臣对于深邃莫测的宫廷秘密一无所知。薄暮时分，忽然传出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的命令，宣召枢要大臣火速入宫，商议要政。奕谿、奕訢、

奕譞等几位亲王以及文祥、李鸿藻、翁同和等一批满汉大员都惴惴不安地赶到养心殿西暖阁外，等候召见。

不一会，只见慈禧身着便服，缓步而出，坐到炕上。这个行动本身就很不寻常：以往总是两宫皇太后同时出面，这次何以由慈禧单独行动？大臣们心头笼罩着一层阴影。他们躬身俯首走进西暖阁，行过礼，首先询问同治帝的病情。

慈禧脸上露出微笑，从容回答道：“皇帝的病不甚要紧。”说完，她脸上的笑容刷地消失，低下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大臣们个个惶惶不安，面容失色，猜度着宫中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西暖阁中的寂静更增添了几分紧张气氛。

慈禧终于打破了沉闷的局面，她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次枢臣会议的议题：

“现在皇帝很虚弱，至今没有皇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然要选择一个继承人，你们商量一下，宗室中有谁可以继承皇位？”

“继承皇位”与“继承同治”自然是有区别的，但王公大臣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都在考虑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如何自处，因为这在清王朝的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创举”。原来康熙末年，诸皇子争立，各树党羽，扰得很不安宁。最后争得皇冠的雍正皇帝鉴于这种教训，就立下了一条规矩：皇帝生前不立储，大臣中如果有人敢于议论立太子的事，以“谋反作乱”定死罪；皇帝晚年看中了哪个皇子，由他亲手写好，密封于金盒中，藏在乾清宫

“正大光明”匾额底下，等皇帝死后取下一看，就遵照旨意拥立某皇子即位。从此，这就成了清宫的一条“家法”。这次由大臣商议立嗣问题，还是第一次，大家低头沉思，谁也不敢先开这个口。

大学士文祥似乎是最“勇敢”的，他战战兢兢地开了个头，用极低沉的语调说：

“按照我大清的家法，如果为皇上立太子，应当在皇族中选‘溥’字辈的，现在已经有几个选择对象，请皇太后选择贤明的作为皇上后嗣。”

谁知坐在炕上的慈禧竟皱起眉头，瞪了文祥一眼，一声不吭。于是，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们又沉默起来。

慈禧终于忍不住了，她用试探的口气说：

“以后垂帘听政如何？”

王公大臣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国家为重，请太后选择贤明的立为皇太子，不宜再垂帘听政。”还有人重复了文祥的话：“按照大清父传子的家法，必须立一个‘溥’字辈的人。”另有人提出了具体人选：“贝勒奕纪的儿子溥伦已经成年，可以承继皇位。”

话题离慈禧的思路越来越远，现在只有自己来扭转这个局面了。她虎着脸，一字一板地说：“文宗皇上（咸丰）没有第二个儿子，万一（同治）皇帝有个好歹，我们姐儿俩（指她和慈安）依靠谁？如果立个年长的，我俩都不愿意，不如选个年幼的，养在宫中，也好慢慢教育。”

惇亲王奕詝品出了慈禧话中的味道，立即附和说：

“溥伦虽然是宣宗（道光）皇帝的后代，但他是承嗣的，

关系又远了一层，不应当立他。”

在多数王公大臣看来，慈禧所讲的不仅是她自己的想法，而且也代表了慈安太后的意见，似乎不便争执。汉族大员认为，立嗣是帝王家事，不愿表示任何看法。只有少数王公贵族念着“家法”，对慈禧的打算有所不满，正想争一争，但慈禧开腔了：

“在‘溥’字辈的人中，没有可供挑选的。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湫聪明过人，天资不凡，可以承继大业。我们姐儿俩商量好了，想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作为文宗皇帝的嗣子，你们看怎么样？”

王公大臣都十分惊愕：载湫同载淳是堂兄弟，如何使得？怎么能眼看着慈禧破坏“家法”呢？但要同慈禧较量，又不能不掂掂分量，于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醇亲王奕譞突然扑通一声跪下，连连叩头，并且嚎啕大哭，跌倒在地，昏迷不醒。恭亲王奕訢一看此景，似乎才清醒过来，他立即喝令执事太监把醇亲王扶起来，送回府第。

养心殿西暖阁中骚动了一阵，又恢复了平静。谁知这短暂的平静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于是，慈禧厉声宣布：

“我实话对你们讲吧，皇帝已经于今天酉时驾崩了。”

这个消息对王公大臣来说，并不突然。但皇太后既然公开宣布，于是，不管有泪无泪，都齐声嚎哭起来，这种场合，谁还敢再去纠缠载湫应当不应当继位呢！

以上是金梁《清帝外纪》中的一段记载，未免带一点

传奇色彩，因为在慈禧面前跪着的王公大臣中，奕訢和翁同和是一直守在载淳床前的，知道载淳已死，但是，这段野史记载的事情同慈禧的性格十分吻合，倒也不算无根之言。足见慈禧为得到大权，真是“用心良苦”了。

在一片呜呜咽咽的哭声中，慈禧擦干眼泪，传下“懿旨”：

命军机处连夜草拟宣布同治死讯和载湫继位的诏书；

命荣禄预备各种仪仗，迎接载湫入宫；

命奕訢、奕谔以及满汉大臣宝鋆、英桂、李鸿藻等负责办理同治帝的丧事。

最使慈禧放心不下的是，万一皇族中有人争皇位，以致“变生不测”，于是，又传旨命李鸿章统帅重兵，驻防京师。

这一切部署停当，她才让大臣们去养心殿东暖阁拜谒同治遗体。

然而，迎接载湫入宫的荣禄却踟躇不前：载湫既是嗣皇帝，进宫穿什么服装呢？他不得不请示慈禧。慈禧告诉他：嗣皇帝的小皇冠、小龙袍早就准备好了，让他到储秀宫（慈禧的宫室）去取。

这位皇太后从容安排，指挥若定，顷刻之间，就称心如意地得到了一切。而载湫的命运，似乎就这样注定了。

太平湖畔的醇王府第，到处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气氛。但内室中，奕譞夫妇却为失去了唯一的爱子而伤心痛哭。

太监们给熟睡的载湫穿上蟒袍补褂，抱上了暖舆，他依然沉睡不醒，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被抬往紫禁城。对于奕

然落到头上的这顶皇冠的意义，他当然无从知道。

翌日黎明，载湫所乘的暖舆在荣禄等人簇拥下，进入了大清门。他被人粗暴地弄醒，由太监牵引着，从正道走进乾清门，来到养心殿。然后象木偶一样被太监摆弄着，先到钟粹宫拜见了慈安皇太后，后到储秀宫拜见慈禧皇太后，然后又到坤宁宫拜见了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最后被带到东暖阁，跪在停放同治遗体的灵床前。对着同治帝的尸体，载湫放声痛哭，又蹦又跳，确实十分伤心。

然而，不管载湫是因为害怕那具尸体而大哭，还是因为来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而伤心，在那善于体察“微言大义”、惯于歌功颂德的大臣眼里，乳臭未干的载湫竟是那样“深明大义”，“仁孝无比”，当皇帝十分够格。因此，几个小时前对慈禧破坏“家法”、强立载湫所引起的反感，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并且都认为皇太后“英明”，选择嗣皇帝很得当。

在众多的爱新觉罗子孙中，皇冠偏偏落到载湫的头上，除了他的皇族血统以及同慈禧的亲缘关系之外，更重要的乃是他另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年幼无知。当年，梁启超就说过：“同治帝驾崩之后，西太后想专擅朝政，利于策立小皇帝。当时（光绪）皇帝还在襁褓之中，所以被选中了。”

清人罗惇鑫在《德宗承统私记》中也指出：

“慈禧认为立小皇帝可以使自己大权独揽。如果替同治帝立个继承人，那么她就要被尊崇为太皇太后，地位虽尊贵，但同皇帝的关系远一层，离权力也就更远，所以才